

有秦駐藏日記

第三冊

蘇平知
PDG

有泰駐藏日記卷三

吳豐培 整理

光緒廿九年九月初一日早發觀音鋪冒雨而行十里至飛龍關有窄路似棧道且左右樹木叢雜緊剎轎圍覺險幸寬路尚多下坡甚長過高橋所謂高橋明月(即在橋之右山石上未見)詢之寶明府亦未曾見過十五里至石家橋(又名石家橋)茶尖備包子渾飢大嚼已飽走小路(因大路水冲)在田埂上至高處下臨七縱河極險渡河兩次船不甚大幸水尚不狂(若走大路過河一道)又十里至榮經縣進東門試院作公館宿站(有鄧通鑄錢處石碣)共行程四十五里鍾記過榮經縣過長廊浮橋今無僅有

木板浮橋亦二次渡河所過離城尚遠會賓啟東大令（名震內
府正白旗人行三四品銜本任崇慶州知州）晚間留委員在公
館飯恩范余馬等在教未吃啟東亦來陪甚熱鬧也紀典史（行
三名鉅湘號敬叅獻縣人文達公為其本支太高祖）陳千總友
柱均來見王順因脖子長胳膊腫著風大腫不便行路留於此處
給銀卅兩

初二日早發榮經縣出西門石路尚易行十里至鹿角壩有練兵
相送一文生員統帶之連日如此逢過大鎮均有團練兵迎送
未記有額頊帝故里牌坊又五里至羊壩子此處正路為河水
冲斷在半山開一新路因雨後泥滑實屬難行土內僅能容得

一脚左山右河十數丈高崖轎夫亦覺凜凜幸無恙然背令箭差役竟滾下為半路泥土所截未入河人與羸(有無馬驛站只得以驢代之)皆成泥糊矣現由另路至河洗人羸則無法泥人騎靜驢而已一笑又沿河窄路及沿山澗水而行其聲如雷至此大瀑布小瀑布不一而足山田稻賴之澆灌然沿路永無乾道(詢之寶大令此處兩季收糧水田胡豆等為小春晚則稻旱田早晚包穀北無旱田)至大通橋茶尖地保備辦賞之復行高上下石道上澗水作聲如雷河水遠矣又十五里至黃泥堡店房作公館宿站(此處清溪縣管因大相嶺辦差太遠故歸榮經始則人情繼變為例)共行程四十里並昨日均不止四五十里

無可確實考據。委員云：有孝子回車廂，似離九折板相近故也。昨日尚有蟬聲，棉衣已上身，北方未有。此處寒蟬亦作聲耶？一笑。地瓜則無，偶亦有之。省城、邛州沿路皆有。蜀中以為美味。其實似嫩白薯。黃泥堡張把總肇全相迎，並來候。未見。晚間仍約寶啟、東恩、范余、委員同飯。

初三日早發黃泥堡，面別寶啟、東大令，送青馬一匹。因此站看其腿不得力，恐途中受累，因送回。出堡即上山，五里至小關山。沿途瀑布甚多，溪聲震耳。路窄難行，過懸山下，上面滴水，樹石皆長莓苔。石上苔如小松樹者，即華廟所得小華山松。此處無人採取而已。走亂石一斷，即在溪中。若大雨必阻行旅，真無法可

施矣。過兩道小鐵鎖橋。甚有趣。十五里至大關山。店房中少歇。喝油茶。又廿里至長老寨。凍雲庵。早失清溪縣備。庵內（因忿忿未瞻拜）關帝武侯供像。過九折板。乃王陽畏途之處。實難走。九折竟五六尺為一折。肩輿殊難拐。一面山。又一面深澗。又十里盤至大相嶺。沿路扁礮數處。在山上以木板渡澗水。又有三大灣。路窄且長。雨雪不易行也。相嶺極高處。俗謂喇嘛墳（在道左）。緯夫等均不敢高聲。若誤為高聲。則風雨立至。張湘濤制軍督學川省時。不信。故令緯夫嚷之。果大風。（按梅曾亮從吾軒從征記事云。唐人記高仙芝征小勃律。其人能以術致妖霧淫雨。章佳公阿桂年譜記征金川事頗同。今此記言入打箭鑪西行四十

日至恩達塘之瓦合山。金鼓聲立致風雨。豈荒微絕域。人有怪徵。地氣亦殊。與蓋天高地下者。自然之氣也。而人氣之充塞。亦有以摩盪而升降之。人物少則中虛。而上下之氣易合。陰陽發亂。不主故常。古聖人所以絕地天之通也。彼殊微絕域者。太古之事亦如是而已。嗚呼。日闢而日廣者。地也。日生而日衆者。人也。斯域也。千百年之後。必有良田疇。美竹石。好衣甘食。如吳會中。而且以是書為妄語者。云云。紹按。梅伯言係大文學家。所言實有至理。夢寐所記。尚在鑪城以內。已有此怪異之象。蓋地廣人稀之故也。惜不知從吾軒為何許人。若覓此書。必為研究藏事之一助。紹記。由此下嶺路過廿四盤。轎竟放礮。活石太多。又

名象鼻子又十里至盤脚店又五里至清溪縣北門店房作公館宿站共行程六十五里凡過相嶺非雨即雪或霧或風今余過之天氣清朗羣山皆在眼底澗邊房間均歷歷可數不過已走之路忽然生雲全在脚下亦奇觀也署縣雷質亭大令因脚傷未接公館相見（名橡榮陝西朝邑縣人恩貢榜榮棣榮乃其令兄伊行三花翎同知銜本任青神縣人精明頗善談代理阜和右營都司馬虹橋名紹麟原漢州府人現為打箭鑪人世祿雲騎尉本任富林汛把總）任輯五秀才（名玉瑞本清溪縣人）行四恭勤公門下士送到梨膏椒油及黎椒點心等件祇得收之（本店即其所開特將先兄對屏挂之有張朝庸對羊叔子輕裘）

暖帶武鄉侯羽扇綸巾寫得好。

初四日接總督來文奉有電旨催往前進旋覆川督初四日已抵清溪縣早會雷質亭大令痛談因下站太近係尖站難改宿站且昨日行李到甚晚人馬皆乏只得明日走整站紅箱亦有擗壞者須收拾飯後閑踏至委員公館相約至校場一踏並到武廟一瞻其對聯鄙俚不堪因談及路過小土地祠高不及二尺所刻石對其神雖在地而德可配天恩惠臣所見有三才二老者五行么先生蓋切土地二字俱堪噴飯矣晚間雷質亭大令復來家常飯數盂大談早間任輯五來看面告伊家有花園後詢得即在房後不過半間房地方可笑。

初五日早發清溪縣出西門下極陡坡過澗溝數木搭橋非昔之
長廊金定橋上山坡高處回望縣城乃在平山頂上四圍皆山
無處守險城如無城自上山坡後即順山腰路而行或至澗底
亂石裏行因今年雨水大山半路新開者未收拾者不計其數
轉灣處尤險轎即懸於澗之空處且早有小雨幸未大不然無
法前進也行卅里至富莊俗名蠻子莊尖站又廿里至斑鳩巖
茶尖將至宿站有五里石板路轎夫面有喜色蓋一日皆險窄
路至此坦途不絕為之一快廿里至泥頭驛店房作公館宿站
共行程七十里宿站即在半山日行羣山內紅葉白雲頗饒佳
趣此處梨甚賤橘子已有一樹半黃者亦平生所未見電局委

辦王紹文大令（行一名鎬，江甯六合人，同知銜，分省知縣，恩惠
臣門生，年青穩練，陳時卿少尉，名思泉，江西新城人，六品銜，清
溪分，詢其縣內監獄云：自典史駐此，本任管署泰甯營泥頭汛
外委王國本（人甚老成，號在堂，丙子科武舉，前兵部差官，藍翎
儘先千總，即清溪本縣人，公館店房，即其所開）均接并來見。

初六日，早發泥頭驛，沿山腰而行，幸臨陡澗有隔田地處，不至甚
危險，十里至老君澗，又十里至高橋塘，又七里至三角坪，又名
小脚坪，店房內公館尖站，仍為清溪縣屬，雷大令因傷足，曾送
有三黃寶蠟丸，昨日復要，又送其兩付（昨日接見陳少尉，足亦
有疾，大似摹仿其堂公一笑），尖後，又上大山坡，並過大澗浮橋。

數處甚難行。廿里至伏龍寺。茶火復上山行。兩旁皆野竹蓁棘。由路上直連高山。竟無隙地。惟露石骨。即瀑布處亦大觀。然氣味有奇香。俱云瘴氣。非是。乃藥味也。十里至飛越嶺。極峰處有汎兵叩見。入塘汎出。塘汎皆有門。隨下嶺甚難走。因在雲中。脚下石土俱濕。並非落雨。蓋濕雲所致。又十里至嶺脚。嶺半即有乾路。又三里。不止三里。似六七里。緣山行。亦險。至化林坪。都司署作公館。宿站。共行程七十里。存注友都戎。名祥。丙戌進士。圓明園。廟藍滿人。竟備飯。如州縣辦差。可感。裏塘安插土司汪國珍。三品頂戴。均見。千總以下均未見。今日之憊非常。蓋一日非上即下。登頓萬分所致。昨日聞僕人云。過橋時。橋下有人抱幼孩。

站立謂之過官。取其易養也。今日出泥頭驛。果橋下有男婦多人。在水石中抱幼孩待過橋者。鄉愚殊可憐也。

初七日。李如桂（行三。五品軍功）房內有恭勤公四屏。晚間酌謝四金。決意不收。只得以後再作道理。李號子丹。伊父曾進學。現在務農。家有卅餘口。并下人有五十餘人。早因雨。道路太險。存注友都戎再三挽留。只得早飯後。雨少住。即行。出化林坪。下陡坡。入深澗。過一木板橋。即上半山坡。寬不過一尺。且活沙朝外流。皆以為不可過。只得下轎。用兩人扶掖走過。然已成泥體矣。殊可笑。從此沿山而行。寬則四五尺。窄則二三尺。幸水漬少乾。惟內靠山崖樹枝。外臨山澗河水。高在百尺外。矮亦五六十尺。危

險不可言狀。竟將轎罷回。前沿夫幸未大倒。行十五里。馬上坡。暫停輿略歇。有小童五六歲。甚好。頗寒苦。給其一二十文。竟來磕頭打問訊。殊有趣。又五里至龍壩鋪。茶火。沈邊應。蘇土司余應璽（三品頂翎）十五六歲。道旁敬見。詢其讀何書。已讀詩經甚好。失後遂行溪內。渡水渡石多次。復上山。轉至佛耳崖。其險非常。復下輿走過。其土黑色。似有煤礦。下活石。路上懸崖亦活石。風雨即墜落。下臨瀘定河。水亦深且湧。前駐藏安仁山回差。即在此落一差弁。因而喪命。過崖後。下坡路略寬。以上十五里。至冷磧宿站。歸余土司所管。借一李姓房住。共行卅五里。

初八日。早發冷磧。下坡走田壩上山。山腰路行十三里。至甘露寺。

停輿見廟甚新入山門到牌樓看殿在後不便多延未往看復走山腰路十七里至大壩塘茶尖仍行山腰蓋下即大渡水皆繞河而行是以高陡又十里至安樂壩其石路土路皆有活沙曲折而下走田壩五里順河而行雖險路不甚高沿河至瀘定橋巡檢署內作公館有把總一員昨日病故此處歸古土司管（土司據云廿餘歲病未來）夫馬頭人叩見署巡檢李紹衡（名瑛）行一河南祥府人）來見共行程四十五里。

初九日昨日戌刻接爐廳來函川督轉發外務部來電乃川督密碼未能譯即給爐廳覆信令其速電換洪字明碼今日大烹壩尖站午刻復接爐廳來函已由省譯發明碼仍係催速赴藏今

晨早發瀘定橋。過橋（橋係九道鐵鎖，上蓋木板，板五六分薄，且露縫，若嚴緊，恐風鼓，兩頭皆有牌樓，且有鐵鎖，依關兩條，豎以鐵條，尚不甚險，不過到橋邊微動）。順山腰路而行，其窄盈尺，一日之中，此路甚多。尖站前尚有臨瀘水灘，其餘山半路，去河竟有千百丈外者。十五里至咱哩塘，土司番地，雅州一帶，即有木板房頂，壓以石塊，更有以松皮作遮簷，多有綠苔，甚古樸。此處更多，亦有似碓房者，遠看小窓甚多。又十里過小烹壩，又十里至大烹壩，店飯自作刀削麵，以熬菠菜拌之，甚有味。尖後十里至冷竹關，其下坡陡直，上坡窄險，非可言傳。過深澗，一長廊橋，然滿山皆仙人掌（土人呼觀音掌，冷竹關呼為大悲山）有木本如

大碗粗細上結仙桃有採而賣者外亦有刺紅青色（紅者好）不過一文錢一枚俱有味香甜似香瓜然水多而嫩似過之又十五里至瓦司溝店房作公館宿站共行程六十里房後有水聲似風雨即瓦司溝水打箭爐所來也（此處即見番民滿留髮帶耳環穿皮靴其呆似口外蒙古）

初十日早發瓦司溝走大石土路山腰石土路沿瓦司溝河即魚通河水不甚深伏流皆石塊其聲聒耳行五里至頭道水由山下垂瀑布一道原有公館去歲被水冲刷瓦木無存人家亦冲去六七家可惜前臨溪水後臨瀑布四圍皆山面前平沙一斷並刻下紅葉數株真不易得也（昔年果親王和太庵筆刻無存）